

〔元〕王实甫 著 〔清〕金圣叹 批评

金圣叹批评本

西厢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元〕王实甫 著 〔清〕金圣叹 批评 陆林 校点

金圣叹批评本

西厢记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 (元) 王实甫著 ; (清) 金圣叹批评 ; 陆林校点.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506-0050-8

I. ①金… II. ①王… ②金… ③陆… III. ①杂剧—剧本—中国—元代 IV. ①I2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074号

- 书 名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著 者 (元)王实甫 著 (清)金圣叹 批评 陆林 校点
责任编辑 倪培翔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210037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50-8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85521756)



出版说明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 14 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明初贾仲明《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源于唐代元稹所撰传奇文《莺莺传》，又称《会真记》。其情节大致为：唐贞元年间书生张珙，在普救寺邂逅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一见钟情，发生爱情。时河桥守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强索莺莺为妻。崔夫人当众许愿：有退得贼兵者以莺莺许之，张珙驰函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发兵解围。然崔夫人事后嫌张珙贫寒而赖婚，张珙相思成疾。莺莺在侍婢红娘撮合下，夜奔西厢探慰。事为崔夫人发觉，拷问红娘，红娘据实以告。夫人不得已而将莺莺许配张珙，但又逼迫张珙上京赶考，莺莺与张珙满怀离愁而别。莺莺空守西厢，思君心切，和红娘一道耐心苦等。张生终于中了状元，衣锦荣归，夫妻团圆，终成眷属。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 400 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厢记》。《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号圣叹。江南长洲（今苏州）人，著名文学批评家。明诸生，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少

有才名，喜批书，他把《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六部著作，称为六才子书。《西厢记》因此被其命名为“第六才子书”。圣叹学识渊博，所作评点明快犀利，所发议论往往出人意表，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所评《西厢记》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从此风行天下。

杂剧《西厢记》情节曲折动人，曲词华美流畅，为历代读者所喜爱。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云：“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而金圣叹的评语，对人情世态的体悟深刻而细腻，评点文字的表述机智而幽默。两者可谓珠林玉树，交相辉映。清初著名戏曲作家和理论家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曾高度评价金批《西厢》具有“能令千古才人心死”的艺术感染力：“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所以，自金批《西厢记》一出，世人“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其他各种版本从此湮没无闻。而在《拷艳》一折卷首，金圣叹与友人王斫山“赌说快事”数十条的“不亦快哉”，更是脍炙人口，为文人雅士王晔、林纾等津津乐道。

此外金圣叹的评点，对原作的最大贡献是明确反对“淫书”说，他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云：“《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直接抨击了历代封建礼教维护者和道学先生对这部优秀古典爱情剧的诋毁，为《西厢记》在清代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书由陆林教授据清顺治贯华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为底本，以康熙五十九年刻《芥子园绘像第六才子书》本、清金谷园藏板《贯华堂第六才子书》本等参校，标点整理而成。为适合当今读者阅读习惯，本书配以绣像插图，图文并茂，以增加阅读欣赏时的审美愉悦。

目 录

卷之一	序一曰恸哭古人	1
	序二曰留赠后人	4
卷之二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6
卷之三	会真记	15
卷之四		30
一之一	惊艳	34
一之二	借厢	43
一之三	酬韵	53
一之四	闹斋	62
卷之五		69
二之一	寺警	70
二之二	请宴	83
二之三	赖婚	91
二之四	琴心	100
卷之六		109
三之一	前候	110
三之二	闹简	119
三之三	赖简	131
三之四	后候	142
卷之七		151
四之一	酬简	152
四之二	拷艳	162
四之三	哭宴	173

四之四	惊梦	182
卷之八		191
续之一	泥金报捷	192
续之二	锦字减愁	199
续之三	郑恒求配	204
续之四	衣锦荣归	211

卷之一 序一曰恸哭古人

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己也。今夫浩荡大劫^①，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就使为之而果得为，乃至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所成，则有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耶？夫未为之而欲为，既为之而尽去，我甚矣，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夫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

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先立之者^②，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乃古人则且

① “夫”，贯华堂本作“天”，据芥子园本、金谷园本改。

② “先”，贯华堂本作“之”，据金谷园本改。

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则诚然有之，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此岂理之当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为我，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而生而适然是我，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饥寒所驱，叩门无辞，至图冥报，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约为婚姻，百官出其门下，堂下建牙吹角，堂后品竹弹丝，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餐，树下冰霜一宿，说经四万八千，度人恒河沙数，可也，亦一消遣法也。

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此固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非我之误也，又误而欲以此我，作诸郑重，极尽宝护，至于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非我之大误也。又误而至欲以此我，穷思极虑，长留痕迹，千秋万世，传道不歇，此固大误之大误也，然而总之非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非我之大误大误也。既已悟其如此，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丧，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误为我撚非我者之须，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听之；非我者听之，我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而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砚，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固谓之砚矣，我亦谓之砚，可也。墨，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笔，我不知其为何物也；纸，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手，我不知其为何物也；心

思，我不知其为何物也。既已同谓之云云矣，我亦谓之云云，可也。窗明几净，此何处也？人曰此处，我亦谓之此处也。风清日朗^①，此何日也？人曰今日，我亦谓之今日也。蜂穿窗而忽至，蚁缘槛而徐行，我不能知蜂蚁，蜂蚁亦不知我。我今日而暂在，斯蜂蚁亦暂在；我倏忽而为古人，则是此蜂亦遂为古蜂，此蚁亦遂为古蚁也。我今日天清日朗，窗明几净，笔良砚精，心撰手写，伏承蜂蚁来相照证，此不世之奇缘，难得之胜乐也。若后之人之读我今日之文，则真未必知我今日之作此文时，又有此蜂与此蚁也。夫后之人而不能知我今日之有此蜂与此蚁，然则后之人竟不能知我之今日之有此我也。后之人之读我之文者，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即使其心无所不得已，不用作消遣，然而我则终知之耳，是其终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者耳。

我自深悟夫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亦消遣法也，不误不妨仍误亦消遣法也，是以如是其刻苦也。刻苦也者，欲其精妙也；欲其精妙也者，我之孟浪也；我之孟浪也者，我既了悟也；我既了悟也者，我本无谓也；我本无谓也者，仍即我之消遣也。我安计后之人之知有我与不知有我也？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① “日”，金谷园本作“月”。

前乎我者为古人，后乎我者为后人。古人之与后人，则皆同乎？曰皆同。古之人不见我，后之人亦不见我。既已皆不见，则皆属无亲，是以谓之皆同也。然而我又忽然念之：古之人不见我矣，我乃无日而不思之；后之人亦不见我，我则殊未尝或一思之也。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则知后之人之思我必也；观于我之殊未尝或一思及后人，则知古之人之不我思，此其明验也。如是，则古人与后人又不皆同。盖古之人，非惟不见，又复不思，是则真可谓之无亲。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而大思我，其不见我，非后人之罪也，不可奈何也。若其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

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则如日月，天既有之，而我又不能以其身为之膏油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读书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而不来，忽然而不去。此读书而喜，则此读之令彼听之；此读书而疑，则彼读之令此听之。既而并读之，并听之；既而并坐不读，又大欢笑之者也。我请得为友生并坐并读，并听并笑，而以为赠之。则如我之在时，后人既未及来，至于后人来时，我又不复还在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彼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名山大河、奇树妙花者，其胸中所读之万卷之书之副本也。于读书之时，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①。于入名山、泛大河、对奇树、拈妙花之时^②，如又读其胸中之书焉。后之人既好读书，又好友生，则必好于好香、好茶、好酒、好药。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者，读书之暇，随意消息，用以宣导沉滞、发越清明、鼓荡中和、补助荣华之必资也。我请得化身百亿，既为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又为好香、好

①② “拈”，贯华堂本作“拈”，据芥子园本、金谷园本改。

茶、好酒、好药，而以为赠之。则如我自化身于后人之前，而后人乃初不知此之为我之所化也，可奈何！后之人既好读书，必又好其知心青衣。知心青衣者，所以霜晨雨夜，侍立于侧，异身同室，并兴齐住者也。我请得转我后身便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于侧，而以为赠之。则如可以鼠肝，又可以虫臂，伟哉造化，且不知彼将我其奚适也，可奈何！无已，则请有说于此，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

夫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则必书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则必书中之《西厢记》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则必我比日所批之《西厢记》也^①。夫我比日所批之《西厢记》^②，我则真为后之人思我，而我无以赠之，故不得已而出于斯也。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西厢记》可；设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久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总之，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砭砭之力也哉！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之一终

①② “比”，芥子园本作“今”。

一、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

二、《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三、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绵绵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绵绵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

四、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朴，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朴之还是冤苦。

五、若眼见《西厢记》了，又说是淫书，此人则应朴乎？曰：朴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当初造《西厢记》时，原发愿不肯与他读，他今日果然不读。

六、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有大功德。何也？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拍凳捶床，骂是淫书时，其势必至无人不读，泄尽天地妙秘，圣叹大不欢喜。

七、《世说新语》云：“《庄子·逍遥游》一篇，旧是难处。”开春无事，不自揣度，私与陈子瑞躬，风雨联床，香炉酒杯，纵心纵意，处得一上。自今以后，普天下锦绣才子同声相应，领异拔新，我二人便做支公许史

去也。

八、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

九、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

十、子弟至十四五岁，如日在东，何书不见，必无独不见《西厢记》之事。今若不急将圣叹此本与读，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厢记》也。他若得读圣叹《西厢记》，他分明读了《庄子》、《史记》。

十一、子弟欲看《西厢记》，须教其先看《国风》。盖《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敢疗子弟笔下雅驯不透脱、透脱不雅驯之病。

十二、沉潜子弟，文必雅驯，苦不透脱；高明子弟，文必透脱，苦不雅驯。极似分道扬镳，然实同病别发。何谓同病？只是不换笔。盖不换笔，便道其不透脱；不换笔，便道其不雅驯也。何谓别发？一是停而不换笔，一是走而不换笔。盖停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雅驯，而实非雅驯；走而不换笔，便有似于透脱，而实非透脱也。夫真雅驯者，必定透脱；真透脱者，必定雅驯。问谁则能之？曰《西厢记》能之。夫《西厢记》之所以能之，只是换笔也。

十三、子弟读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遥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既废尽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实是此本《西厢记》为始。

十四、仆昔因儿子及甥侄辈要他做得好文字，曾将《左传》、《国策》、《庄》、《骚》、《公》、《穀》、《史》、《汉》、韩、柳、三苏等书杂撰一百余篇，依张侗初先生《必读古文》旧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读

书》，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赀，至今未就。今既呈得《西厢记》，便亦不复更念之矣。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来，再迤迤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迤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一方法。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师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师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师子，眼都看花了，师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师子，师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师子，而师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左传》、《史记》便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恰恰不知何故，却于这一刻瞥然觑见^①，若不捉住，便更寻不出。今《西厢记》若干字文，皆是作者于不知何一刻中，灵眼忽然觑见，便疾捉住，因而直传到如今。细思万千年以来，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觑见，却不曾捉得住，遂总付之泥牛入海，永无消息。

十九、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厢记》我亦做得出也。便教当时作者而在，要他烧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复得。纵使当时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会做得一本出来，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便用别样捉住，便是别样文心，别样手法，便别是一本，不复是此本也。

二十、仆今言灵眼觑见，灵手捉住，却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觑见，只是不捉住。盖觑见是天付，捉住须人工也。今《西厢记》实是又会觑见，又会捉住。然子弟读时，不必又学其觑见，一味只学其捉住。圣叹深恨

① “瞥”，芥子园本、金谷园本作“忽”。

前此万千年，无限妙文已是觑见，却捉不住，遂成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今刻此《西厢记》遍行天下，大家一齐学得捉住。仆实遥计一二百年后，世间必得平添无限妙文，真乃一大快事！

二十一、仆尝粥时欲作一文，偶以他缘不得便作，至于饭后方补作之，仆便可惜粥时之一篇也。此譬如掷骰相似，略早略迟，略轻略重，略东略西，便不是此六色，而愚之夫尚欲争之^①，真是可发一笑。

二十二、仆之为此言，何也？仆尝思万万年来，天无日无云，然决无今日云与某日云曾同之事^②。何也？云只是山川所出之气，升到空中，却遭微风，荡作缕缕。既是风无成心，便是云无定规，都是互不相知，便乃偶尔如此。《西厢记》正然，并无成心之与定规，无非此日佳日闲窗，妙腕良笔，忽然无端，如风荡云。若使异时更作，亦不妨另自有其绝妙。然而无奈此番已是绝妙也，不必云异时不能更妙于此，然亦不必云异时尚将更妙于此也。

二十三、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绣出，金针亦尽度，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漫语汉。

二十四、仆幼年曾闻人说一笑话，云：昔一人苦贫特甚，而生平虔奉吕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见其赤贫，不胜悯之，念当有以济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粲然化为黄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吕祖大喜，谓：“子诚如此，便可授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汝此指头耳。”仆当时私谓此固戏论耳，若真是吕祖，必当便以指头与之。今此《西厢记》便是吕祖指头，得之者处处遍指，皆作黄金。

二十五、仆思文字不在题前，必在题后，若题之正位，决定无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厢记》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两句写题正位，其余便都是前后摇之曳之，可见。

二十六、知文在题之前，便须恣意摇之曳之，不得便到题；知文在题之后，便索性将题拽过了，却重与之摇之曳之。若不解此法，而误向

① “愚之夫”，芥子园本、金谷园本无“之”字。

② “某”，贯华堂本作“其”，据芥子园本、金谷园本改。

正位，多写作一行或两行，便如画死人坐像，无非印板衣褶，纵复费尽渲染，我见之，早向新宅中哭钟太傅矣。

二十七、横直波点聚谓之字，字相连谓之句，句相杂谓之章。儿子五六岁了，必须教其识字。识得字了，必须教其连字为句。连得五六七字为句了，必须教其布句为章。布句为章者，先教其布五六七句为一章，次教其布十来多句为一章；布得十来多句为一章时，又反教其只布四句为一章，三句为一章，二句乃至一句为一章。直到解得布一句为一章时，然后与他《西厢记》读。

二十八、子弟读《西厢记》后，忽解得三个字亦能为一章，二个字亦能为一章，一个字亦能为一章，无字亦能为一章。子弟忽解得无字亦能为一章时，渠回思初布之十来多句为一章，真成撒吞耳。

二十九、子弟解得无字亦能为一章，因而回思初布之十来多句为一章，尽成撒吞，则其体气便自然异样高妙，其方法便自然异样变换，其气色便自然异样姿媚，其避忌便自然异样滑脱。《西厢记》之点化子弟不小。

三十、若是字，便只是字；若是句，便不是字；若是章，便不是句。何但不是字，一部《西厢记》真乃并无一字；岂但并无一字，真乃并无一句。一部《西厢记》，只是一章。

三十一、若是章，便应有若干句；若是句，便应有若干字。今《西厢记》不是一章，只是一句，故并无若干句；乃至不是一句，只是一字，故并无若干字。《西厢记》其实只是一字。

三十二、《西厢记》是何一字？《西厢记》是一“无”字。赵州和尚，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是此一“无”字。

三十三、人问赵州和尚：一切含灵具有佛性，何得狗子却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四、人若问赵州和尚：露柱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五、若又问：释迦牟尼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

三十六、人若又问：无字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西厢记》是此一“无”字。